

# 浮生六記

(清)沈復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 浮生六记

(清)沈 复 著

彭伟 插图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 浮生六记

(清)沈复著

责任编辑:颜家文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湘江印刷厂印刷

\*

1995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5 插页:4

字数:75000 印数:5,001—25,000

精装:  $\frac{\text{ISBN}7-5404-1334-4}{\text{I} \cdot 1070}$  定价:8.9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并负责调换

## 序

林语堂

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她并非最美丽，因为这书的作者，她的丈夫，并没有这样推崇；但是谁能否认她是最可爱的女人？她是我们有时在朋友家中遇见的有风韵的丽人，因与其夫伉俪情笃令人尽绝倾慕之念，我

们只觉得世上有这样的女人是一件可喜的事，只顾认她是朋友之妻，可以出入其家，可以不邀自来和她夫妇吃午饭，或者当她与她丈夫促膝畅谈书画文学乳腐卤瓜之时，你们打瞌睡，她可以来放一条毛毡把你的脚腿盖上。也许古今各代都有这种女人，不过在芸身上，我们似乎看见这样贤达的美德特别齐全，一生中不可多得。你想谁不愿意和她夫妇，背着翁姑，偷往太湖，看她观玩洋洋万顷的湖水，而叹天地宽，或者同到万年桥去赏月？而且假使她生在英国谁不愿意陪她参观伦敦博物院，看她狂喜坠泪玩摩中世纪的彩金抄本？

因此，我说她是中国文学及中国历史上（因为确有其人）一个最可爱的女人，并非故甚其辞。

她的一生，正可引用苏东坡的诗句，说它是“事如春梦了无痕”，要不是这书得偶然保存，我们今日还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女人生在世上，饱尝过闺房之乐与坎坷之愁。我现在把她的故事翻译出来，不过因为这故事应该叫世界知道：一方

面以流传她的芳名，又一方面，因为我在这两位无猜的夫妇的简朴的生活中，看她们追求美丽，看她们穷困潦倒，遭不如意事的磨折，受奸佞小人的欺负，同时一意求享浮生半日闲的清福，却又怕遭神明的忌——在这故事中，我仿佛看到中国处世哲学的精华在两位恰巧成为夫妇的生平上表现出来。两位平常的雅人，在世上并没有特殊的建树，只是欣爱宇宙间的良辰美景，山林泉石，同几位知心友过他们恬淡自适的生活——蹭蹬不遂，而仍不改其乐。他们太驯良了，所以不会成功，因为他们两位胸怀旷达，澹泊名利，与世无争，而他们的遭父母放逐，也不能算他们的错，反而值得我们的同情。这悲剧之发生，不过由于芸知书识字，由于她太爱美至于不懂得爱美有什么罪过。因她是识字的媳妇，所以她得替她的婆婆写信给在外想娶妾的公公，而且她见了一位歌伎简直发痴，暗中替她的丈夫撮合娶为簪室，后来为强者所夺，因而生起大病。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她的爱美的天性与这现实的冲突——一种根本

的，虽然是出于天真的冲突。这冲突在她于神诞之夜，化扮男装，赴会观“花照”，也可以看出。一个女人打扮男装或是倾心于一个歌伎是不道德吗？如果是，她全不晓得。她只思慕要看见，要知道，人生世上的美丽景物，那些中国古代守礼的妇人向来所看不到的景物。也是由于这艺术上本无罪而道德上犯礼法的衷怀，使她想要游遍天下名山——那些年青守礼妇女不便访游而她愿意留待“鬓斑”之时去访游的名山。但是这些山她没看到，因为她已经看见一位风流蕴藉的歌伎，而这已十分犯礼法，足使她的公公认为她是痴情少妇，把她逐出家庭，而她从此半生须颠倒于穷困之中，没有清闲也没有钱可以享游山之乐。

这是否她的丈夫，沈复，把她描写过实？我觉得不然。读者读本书后必与我同意。他不曾存意粉饰芸或他自己的缺点。我们看见这书的作者自身也表示那种爱美爱真的精神和那中国文化最特色的知足常乐恬淡自适的天性。我不免暗想，这位平常的寒士是怎样一个人，能引起他

太太这样纯洁的爱，而且能不负此爱，把它写成古今中外文学中最温柔细腻闺房之乐的记载。三白，三白，魂无恙否？他的祖坟在苏州郊外福寿山，倘使我们有幸，或者尚可找到。果能如愿，我想备点香花鲜果，供奉跪拜祷祝于这两位清魂之前，也没什么罪过，在他们坟前，我要低吟 Maurice Pavel 的“Pavane”，哀思凄楚，缠绵悱恻，而归于和美静娴，或是长啸 Massenet 的“Melodie”，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悠扬而不流于激越，因为在他们之前，我们的心气也谦和了，不是对伟大者，是对卑弱者，起谦恭畏敬，因为我相信淳朴恬适自甘的生活，（如芸所说“布衣菜饭，可乐终身”的生活），是宇宙间最美丽的东西。在我翻阅重读这本小册时，每每不期然想到这安乐的问题。在未得安乐的人，求之而不可得，在已得安乐之人，又不知其来之所自。读了沈复的书每使我感到这安乐的奥妙，远超乎尘俗之压迫与人身之痛苦——这安乐，我想，很像一个无罪下狱的人心地之泰然，也就是心灵已战胜了肉身。因为这个缘故，



我想这对伉俪的生活是最悲惨而同时是最活泼快乐的生活——那种善处忧患的活泼快乐。

这本书的原名是《浮生六记》(英译“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现在只存四记。(典出李白“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之句)其体裁特别,以一自传的故事,兼谈生活艺术,闲情逸趣,山水景色,文评艺评等。现在的四记本系杨引传在冷摊上所发现,于1877年首先刊行。依书中自述,作者生于1763年,而第四记之写作必在1808年之后。杨的妹婿王韬(弢园),颇具文名,曾于幼时看见此书,所以此书,在1810年至1830年间当流行于姑苏。由管贻蓁的诗及现存回目,我们知道第五章是记他在琉球的经历,而第六章是记作者对养生之道的感想。我在猜想,在苏州家藏或旧书铺一定还有一本全本,倘然有这福份,或可给我们发现。

# 目 录

序 .....	林语堂	1
卷一 闺房记乐 .....		1
卷二 闲情记趣 .....		26
卷三 坎坷记愁 .....		38
卷四 浪游记快 .....		60
卷五 中山记历 .....		94
卷六 养生记道 .....		128

## 浮生六记

---

《浮生六记》作者年表 .....	147
附：《浮生六记》佚稿之谜 .....	郑逸梅 157

## 卷一 闺房记乐

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正值太平盛世，且在衣冠之家，居苏州沧浪亭畔。天之厚我，可谓至矣。东坡云：“事如春梦了无痕”，苟不记之笔墨，未免有辜彼苍之厚。

因思《关雎》冠三百篇之首，故列夫妇于首卷，余以次递及焉。所愧少年失学，稍识之无，不过记其实情实事而已。若必考订其文法。是责明于垢鉴矣。

余幼聘金沙于氏，八龄而夭；娶陈氏。陈

名芸，字淑珍，舅氏心余先生女也。生而颖慧，学语时，口授《琵琶行》，即能成诵。四龄失怙。母金氏，弟克昌，家徒壁立。芸既长，姻女红，三口仰其十指供给，克昌从师修脯无缺。一日，于书篋中得《琵琶行》，挨字而认，始识字。刺绣之暇，渐通吟咏，有“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之句。

余年十三，随母归宁，两小无嫌，得见所作，虽叹其才思隽秀，窃恐其福泽不深；然心注不能释，告母曰：“若为儿择妇，非淑姊不娶。”母亦爱其柔和，即脱金约指缔姻焉，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

是年冬，值其堂姊出阁，余又随母往。芸与余同齿而长余十月，自幼姊弟相呼，故仍呼之曰淑姊。

时但见满室鲜衣，芸独通体素淡，仅新其鞋而已。见其绣制精巧，询为已作，始知其慧心不仅在笔墨也。

其形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一种缠绵之态，令人之意也消。

索观诗稿，有仅一联，或三四句，多未成篇者。询其故，笑曰：“无师之作，愿得知己堪师者敲成之耳。”余戏题其签曰“锦囊佳句”，不知夭寿之机此已伏矣。

是夜送亲城外，返已漏三下，腹饥索饵，婢

姬以枣脯进，余嫌其甜。芸暗牵余袖，随至其室，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余欣然举箸，忽闻芸堂兄玉衡呼曰：“淑妹速来！”芸急闭门曰：“已疲乏，将卧矣。”玉衡挤身而入，见余将吃粥，乃笑睨芸曰：“顷我索粥，汝曰‘尽矣！’乃藏此专待汝婿耶？”芸大窘避去，上下哗笑之。余亦负气，挈老仆先归。

自吃粥被嘲，再往，芸即避匿，余知其恐貽人笑也。

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花烛之夕，见瘦怯身材依然如昔，头巾既揭，相视嫣然。合卺后，并肩夜膳，余暗于案下握其腕，暖尖滑腻，胸中不觉怦怦作跳。让之食，适逢斋期，已数年矣。暗计吃斋之初，正余出痘之期，因笑谓曰：“今我光鲜无恙，姊可从此开戒否？”芸笑之以目，点之以首。

二十四日为余姊于归，二十三国忌不能作乐，故二十二夜即为余姊款嫁，芸出堂陪宴。余在洞房与伴娘对酌，拇战辄北，大醉而卧，醒则芸正晓妆未竟也。

是日亲朋络绎，上灯后始作业。二十四子正，余作新舅送嫁，丑末归来，业已灯残人静；悄然入室，伴娘盹于床下，芸卸妆尚未卧，高烧银烛，低垂粉颈，不知观何书而出神若此。因抚其肩曰：“姊连日辛苦，何犹孜孜不倦耶？”

芸忙回首起立曰：“顷正欲卧，开橱得此书，

不觉阅之忘倦。《西厢》之名闻之熟矣，今始得见，真不愧才子之名，但未免形容尖薄耳。”

余笑曰：“唯其才子笔墨方能尖薄。”

伴娘在旁促卧，令其闭门行去，遂与比肩调笑，恍同密友重逢；戏探其怀，亦怦怦作跳，因俯其耳曰：“姊何心春乃尔耶？”芸回眸微笑，便觉一缕情丝摇人魂魄；拥之入帐，不知东方之既白。

芸作新妇，初甚缄默，终日无怒容，与之言，微笑而已。事上以敬，处下以和，井井然未尝稍失。每见朝曦上窗，即披衣急起，如有人呼促者然。余笑曰：“今非吃粥比矣，何尚畏人嘲耶？”芸曰：“曩之藏待君，传为话柄。今非畏嘲，恐堂上道新娘懒惰耳。”

余虽恋其卧而德其正，因亦随之早起。自此耳鬓相磨，亲同形影，爱恋之情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

而欢娱易过，转睫弥月。时吾父稼夫公在会稽幕府，专役相迓，受业于武林赵省斋先生门下。先生循循善诱，余今日之尚能握管，先生力也。

归来完姻时，原订随侍到馆；闻信之余，心甚怅然，恐芸之对人堕泪，而芸反强颜劝勉，代整行装，是晚但觉神色稍异而已。临行，向余小语曰：“无人调护，自去经心！”

及登舟解缆，正当桃李争姣之候，而余则





